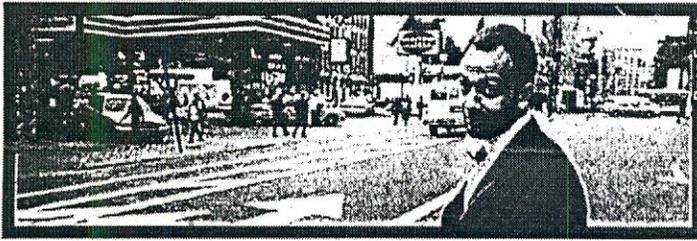


纽约十大坏房东之一：Steve Croman

The Village Voice; New York; 1998年3月24日; J A Lobbia; Jennifer Gonnerman



Croman的網址欢迎参观者访问“Croman的纽约”，但是住客却说感觉不到一点欢迎

Croman将下城住宅升档，但不是每一个人都为之高兴的。居于18街的一群住客正在担心他们是下一个受害者。

Steve Croman，一个很有干劲的年青房东，是纽约市最差的房东之一。他在勿街(MOTT)和茱比利街(MULBERRY)买了好几座楼。他现在正试图驱赶租住在他房子内的住客，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把公寓租给能给更多租金的人。

去年，当 Steve Croman 买下勿街一排楼宇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粉碎住客联盟会议。Croman 携同妻子及家人出席。这个瘦而结实的房东以笑容做出很多承诺。他保证没有任何对付这些住客的大计。

不久后，住客才知道 Croman 是在说谎。其实他的真正目的是想所有旧住客搬走。Croman 只有31岁，但已获得坏房东的名誉。原因是在过去两年，当他买下位于勿街及茱比利街的楼宇后，便开始他的大计，逐步赶走他的旧住客。

精品店，画廊，和高价餐馆已流行于已享有一百年历史的小意大利区与华埠北区，同时也开始赢得 NoLiTa 的美名。但这个 Croman 的集中区中，gentrification 的传说也出现了他黑暗的一面。

在 Croman 装修过这些空的公寓后，租金猛然上涨。同时，这个无礼的年青房东也正在帮助重正邻近地区的样貌：赶走努力奋斗的艺术家和新移民，并制造银行家及律师投资的机会。Croman 正在证实一个房东不需要将他的房子转变成爆裂的藏身处或者是身体攻击他的住户而达到混乱住户们的居住生活的目的。Croman 拒绝表示任何意见，他以太忙为由而拒绝接受访问。

Jelon Vieira 是房东想要赶走的一个目标，45岁的 Vieira 和他16岁的儿子同住在勿街252号的一个两房公寓里，租金为\$700。Vieira 表示 Croman 曾经想以给他\$5000，然后\$15000 要求他搬离。但当 Vieira 拒绝后，Croman 对此施加压力。

Vieira 表示在过去几个月中，他的房东曾打过超过30次电话要求他离开。甚至

还亲自到他工作的地方去说服他。由于Vieira经常外出,有时让他的朋友帮他看房子。现在,Croman就用这个理由赶Vieira走,并说Vieira将公寓转租给其他人。

Croman的奉承与不诚实的风格比他的固执更使人惊慌。Vieira说:“当他打电话给你时,他把你当成他最好的朋友,他会问候你‘你好吗’‘身体好吗’。上年秋天,当纽约时报报导DanceBrazil的一个热门话题时,Croman打电话给Vieira说恭喜,并要求他迁移。Vieira对这种行为作出回应说:“Croman在打扰他,使他不能集中精神工作。”

当问到关于他的房东行为的影响时,Vieira显得非常愤怒。他说:“他是在赶贫穷的人离开曼哈顿。如果你是黑人或西班牙人,Croman对你说话时的态度就好像你是愚蠢的。有一天他对我说,“你一定要离开,因为这是我说的,而且法庭已下了命令。”(现在Croman针对Vieira的法律行动仍未得到解决)

Croman的住客中不懂英文者受到的影响最大,住在位于勿街234号大厦的居民多数来自大陆或香港。有些住客仍保留着神位,并且在门口挂一些桔子以求好运。但是自从Croman在1996年买下这座21个单位的大厦,他已赶走了大约三分之一的住客。

在1987年,一个50岁的广东人黄朝昌与妻子及三个小孩搬进了这座大厦。一个曾是餐馆工人的他现饱受肾病折磨,却仍要以每月\$534.91租住一个两小房间的公寓。Croman为了赶走黄先生家人,曾提议给他们\$5000。黄先生坚持拒绝,Croman竟进一步威胁他们。现在黄先生是他那层楼的最后一个居民。黄先生通过番语解释说:“我觉得他要求我离开是不对的。我的妻子在街上捡铁罐换钱来付订金我们才可以搬进来的。”

黄先生的大厦环境很差:腐烂的地板,一条黑暗的走廊,倒塌的天花板,到处满是垃圾。上年夏天,一个房屋视察员为这个大厦列出135条违反条例。在住客协会到法庭告他后,Croman做了一些维修。但是住客还是继续投诉时有时无的暖气和不规则的冷热水。黄先生家里连续三个月来只有热水。Stephanie怀疑Croman特意如此做而且不去修理,目的是要令他们一家搬走。她说:“我不知道他们是在玩游戏或什么的。”

那些要坚持下去的人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了。Bill Obrecht说:“他邀请我进他的办公室问我,怎样做才能让你离开这个公寓。”Obrecht 46岁,现住28号Mulberry街,此座大厦于1997年被Croman购入。Obrecht继续说:“我开玩笑说,‘10万’。他说‘我会把你赶走的,因为对我来说,一个空着的公寓的价值比你住在里面要来得高。”

从此Obrecht就一直和Croman在法庭上作战。Obrecht是Pratt研究院的音乐教师。他于1979年搬进那座33个单位大厦中的一个一卧房公寓,月租3百。为防被Croman赶出,目前他已花费了\$9500律师费。Croman控告他在公寓内进行音乐工作室的生意,而影响其他住客,但其他住客却说他使用他的音乐设备只是为了工作。Obrecht花费了好多时间于房屋法院,排队,填写法庭文件以及和律师谈话上。

Obrecht说,半年内,32个单位中,Croman已赶走了28户住客。他们走后,Croman便开始毁坏公寓的内部装置。大锤敲击的声音,大量灰尘和振动的墙壁又赶走了几户住客。Obrecht开始觉得生活在战争中。一日他在浴室的天花板发现一个大洞。他说:“你可看到天花板膨胀,听到大锤的声音,而且灰尘也掉下来了。”

Obrecht那座大厦的内部设计以前是典型的廉价公寓,由于Croman重建,现在却是类似机场的旅馆。一些住客已住了进去,月租为两卧房\$2200;一卧房\$1600。雅皮士取代了—直努力奋斗的艺术家。

Obrecht忍耐,因不想搬走。他说:“我希望他会早点放弃,这一切快点过去。”但语调并不乐观。